



## 仁武彩鵲

郭志明

去年五月中旬，好友的臉書傳來彩鵲帶著三隻雛鳥覓食的夢幻照片，公鳥帶頭，雛鳥一字排開，緊跟在後，沿著水邊慢慢渡過水面，留下淡淡水紋，草叢倒影陪襯下，畫面溫馨感人。詢問之下，鳥點竟然是石化工廠林立的仁武區，有點不可思議。仁武區位於高雄市北邊，區內有台塑石化等工廠，一般人認為空污仍有待改進。是否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，政府宣導取締奏效及廠商的努力，才引來彩鵲的駐足。

彩鵲屬於母系社會，一妻多夫制，男主內，女主外，雌鳥打扮時尚，招蜂引蝶，吸引雄性，負責生蛋，雄鳥命苦，負責孵蛋育雛。雌鳥顏色亮麗，體型大，趾高氣昂，雄鳥顏色平淡，身型小，只能默默跟在雌鳥後方，聽命行事。雌鳥有鳥中「武則天」之稱，繁殖期羽色亮麗，白色的眼眶下，有著大大的褐色眼睛，胸前栗紅色的羽衣，有如打扮花俏時髦的少女，張著大眼睛，輕哼情歌吸引少男的追求。雌鳥產卵後，隨即離開，另尋伴侶，平均一隻雌鳥會

有 5~8 隻配偶。公鳥並未因此爭風吃醋，在獲得雌鳥首肯，一親芳澤後，謹守本分，一肩挑起重責大任，扶養第二代。很難想像大自然的安排，鳥類也有母系社會，在台灣還有水雉（又稱凌波仙子）也屬於母系社會。

第一次拍到彩鷓是三年前在高雄大學後方的稻田，由於彩鷓膽怯怕生，又不善飛行，總是躲躲藏藏在稻田裡，只能車拍。只要停車靜止不動，靜靜等待，就有機會見到漂亮的身影，但往往稻秧遮掩，很難看到全貌，最好是剛插秧苗或稻穗收割後，才能拍到全都露。去年三月去鳳凰山拍白頭鸕，竟然在入口處的稻田裡發現公鳥的蹤影正在巢內孵蛋。拍了幾張，留待雛鳥出現再追蹤。

週末早上 5:45 出發，利用衛星導航，6 點來到鳥點。台塑廠南邊高壓鐵塔旁，四週池塘、稻田及菱角田交錯。停好車，路旁已經約有 40 位鳥迷架好相機瞄準休耕農田上的草叢，靜待彩鷓的出現。由於這次氣候乾旱，久未下雨，池塘的水位很淺，有幾隻紅冠水雞正在覓食。賞鳥圈其實不大，經常在不同鳥點看到熟悉的面孔，正巧好友也在場，叫我趕快架好相機，注意左邊 20 公尺外的草叢，等待第二波的出現，我來的有點遲，已喪失第一波機會。友人預測公鳥會帶雛鳥走過中央水面進入右邊較密的草叢。今晨天色晴朗，太陽早已探頭，光線柔和，色溫適中，

又是順光，水面清如明鏡，藍天白雲映入其中，倒影清晰無比。彩鷓未出現前先調好攝影參數，隨意拍攝紅冠水雞。不久友人叫我留意，草叢有動靜，果真彩鷓出現，公鳥謹慎打探四週沒有異狀，沿著水邊慢慢前行，後頭跟著三隻毛茸茸可愛的雛鳥魚貫走出草叢，緊跟在後，此時快門聲響起，公鳥走到半路些微停頓，回頭注視最小的雛鳥有無跟上。雛鳥好似劉姥姥逛大觀園，新鮮感十足的走走停停，不過 30 秒消失於右邊草叢。趕緊檢視剛才畫面，靜止畫面還可以，但移動的畫面尤其公鳥的腳掌有點模糊，甚為可惜。

之後，有鳥友陸續加入拍攝行列，體型大隻色彩鮮艷的母鳥也單獨出現覓食，引起眾人注意，不久另一隻公鳥也出現，跟在母鳥後方，亦步亦趨，正好紅冠水雞從旁經過，公鳥本能防衛，鼓起雙翅，低頭注視水雞，母鳥也張開雙翅加入防衛。其實水雞只是路過並非搶食，但或許侵犯彩鷓的領域，才會引起防衛。此時一位剛到鳥友請大家



▲ 紅冠水雞

幫忙，原來他急著想拍攝，路邊倒車，慌亂之間，竟然右後輪陷入水溝，無法前進。大夥見狀奮力推車，只是受限於地形，使力不著，休旅車不動如山，只好建議晚一點叫附近車廠來拖救。接下來的 20 分鐘彩鷓未再出現，僅剩紅冠水雞粉墨登場。友人說根據這幾天的觀察，公鳥帶子的時機只在早晨及黃昏出現，其餘時間雛鳥幾乎都躲在草叢內。我想首次拍到彩鷓帶子的溫馨畫面，已令人興奮，下午再來碰碰運氣。離開前，不少附近居民好奇的詢問，池塘裡到底來了什麼珍貴動物？怎麼這幾天總是這麼多人在守在路旁拍攝。

回家閱讀台灣野鳥圖鑑及上網查詢，得知彩鷓的雛鳥屬於早熟型幼鳥，一孵出就已經毛齊眼睜，為了生存，只能緊跟公鳥四處奔波覓食。這與一般雀鳥幼雛孵出時幾乎光凸凸無毛且眼睛未開，必須由親鳥餵食照料明顯不同。彩鷓在台灣大部分為留鳥，僅少部分屬於候鳥，數量尚稱普遍，但因築巢地點常遭天敵及人為破壞，在農地活動的彩鷓亦常因農地整治導致棲地品質降低不利繁殖，或誤陷防鳥網而喪命。行政院農委會將彩鷓列為第二級「珍貴稀有」類的保育野生動物，非基於學術

研究或教育目的及經主管機關許可，不得獵捕，否則可處 6 個月以上 5 年以下刑期，得併科罰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。

午後四點回到鳥點，出乎意料，水塘變成旱地，光禿禿的黃土沒有倒影，背景不佳，完全走樣。詢問現場鳥友得知隔壁菱角田缺水，地主將水引流，導致休耕的水塘無水。看到公鳥仍然盡責的帶著雛鳥在泥巴覓食，也拍照紀錄。此時仍有 20 餘位鳥友在拍攝，只是拍過早上景優鳥美的溫馨畫面，只能惋惜精彩畫面何時重現，也慶幸自己參與早上的賞鳥盛宴，拍鳥有時就需要一點運氣。

接下來進入盛夏，陽光普照的日子再也沒有看到仁武彩鷓的消息，或許遷移別處。六月中旬進入遲來的梅雨季，西南氣流加上對流雨連下三日，乾旱大地喜獲甘霖。週六陰暗的清晨再度重回現場，水塘依舊，水下的龜裂泥土清晰可見，只是彩鷓不見，鳥迷不再，有點悵然若失，只能期待下次的邂逅。



## 彩鷓小檔案

身長：25 公分

學名：Rostratula benghalensis 又稱  
Greater Painted-snipe

雌鳥體長較雄鳥稍大，羽毛光彩艷麗。頭央線米黃，眼周有白色環，向後延伸成一條紋；上背和上胸具一廣闊的銅棕色環；其餘羽色以灰褐、暗褐色為主，並多雜以蟲樣斑紋。

特性：雌鳥於繁殖期和雄鳥交配產卵後，抱卵、育雛全由雄鳥負責，雌鳥會另尋其他雄鳥配對。

習性：棲於沼澤、稻田；捕食小魚、貝類或昆蟲。

彩鷓生性害羞，晨昏活動，也會在夜間覓食，白天藏匿於草叢中。能游泳，飛行慢，飛行時雙腳下垂。會單獨行動或形成小群，有時也會形成數十隻的大群。不愛飛行，遇到危險會選擇躲藏或在原地定住不動，利用保護色與遮蔽物保護自己。非繁殖期不鳴叫，繁殖期雌鳥會發出相當大聲的「嗚—、嗚—、嗚—」來求偶。雄鳥較少鳴叫，只會在巢邊發出不特定的聲音。

巢築通常在稍微隆起的地上或草堆上，非常隱密。巢體是淺的凹槽，多以禾本科的植物為巢材。孵卵期間為15～21天。彩鷓的幼鳥是早熟性，一窩卵並不會同時孵出，先孵出的幼鳥會躲在雄鳥腹下，剩下的卵兩天之內若沒有孵出，雄鳥會放棄巢，帶領已孵出的幼鳥離去。





▲ 洪家崇星堂

## 臺灣城鄉之旅（三）

林國軒

### 九、芬園鄉

#### 小檔案

旅遊日期：2016.6.30

隸屬縣市：彰化縣

面積：38.0204 平方公里

人口：23,634 人（107 年 7 月）

行政區域：15 村

族群結構：閩南人佔 97%，少部分  
其他族群

交通情況：台 14 線，縣道 139、148

鐵路站場：無

特產：荔枝、鳳梨

芬園鄉位於彰化縣東隅，八卦山台地的東側，東與南投縣草屯鎮及台中縣（市）的霧峰鄉、烏日鄉為界，南接南投縣南投市，西則與花壇鄉、大村鄉、員林鎮等三鄉鎮為鄰，北方毗鄰彰化市，地勢西南高東北低，向東北緩斜。

全鄉地形大約在海拔約 50 公尺到 250 公尺之間，西部為八卦山台地，約佔 60% 的面積，至於東部，則為烏溪（又名大肚溪）和貓羅溪的沖積平原，則佔有 40%，土質肥沃，適於耕作；台地則多山溝平台，適宜水果，如甘蔗、甘藷、鳳梨等。

芬園鄉一帶，原是平埔族貓羅社的生活領域；在清・康熙初年，便開

始有福建人入墾，有記載的是雍正時，吳姓大墾首和同安人一齊入墾八卦山台地，即今之同安村一帶；後來則有漳浦洪姓氏族移入，便避開台地，向東方烏溪及其支流貓羅溪之荒野墾殖，即今之茄荖村一帶。

芬園鄉既然為貓羅社番所在地，所以在彰化正式設縣時，稱貓羅社，據資料記載，在乾隆 29 年以後，即獨立分出設「貓羅保」，目前的芬園鄉境大概均屬之。

清廷入據台灣時，初設三縣，在朱一貴之亂平定之後，清政府便開始設治管理，雍正時，設彰化縣，芬園鄉即隸屬彰化縣，以後均無大變動；日本據台之後，管理的行政區域，變動較為頻繁，設芬園庄，在昭和 8 年（1933）劃歸彰化郡轄之後，即未再變動，以迄臺灣光復。

光復初期，行政區域大體因循日治體制，芬園改稱為鄉，隸屬彰化區，於民國 39 年的行政區域調整中，彰化由台中縣分出，單獨設縣，芬園鄉即隸屬彰化縣至今。

由於當年入墾時，因為需要群聚的力量，所以同姓族群都會聚成部落，而且為懷念家鄉的感情，很多是以原家鄉名稱，做為新聚落的地名，較為特別；至於現在芬園鄉的十大姓氏中的前五大姓，張、林、黃、洪、許等族群，大概佔有約一半的人口，可見初墾時期，族群相互照應的軌跡。

由於芬園鄉是適合農耕的城鄉，所以農民佔有全鄉約八成的人口，由於大環境的影響，工商業的興起，加上農業所得偏低，造成年輕人口外移，老年人口急遽增加的困難，因此城鄉發展的動能不足，似乎也是目前一些城鄉無法避免的共同宿命。

茲就芬園鄉的主要觀光景點列述於下：

#### 1. 洪氏「崇星堂」：

位於與草屯鎮交界的茄荖村芬草路一段，據稱是於日治大正 13 年（1924），由草屯的石頭埔仔移建於此，係洪氏家族的祠堂。

這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築，建構華麗，頗為金碧輝煌，至今已有 90 年的歷史了，在日治後期，又在右側蓋了一棟西式洋樓，非常氣派美觀，可見洪氏族群的經濟實力。

#### 2. 寶藏寺遊憩區：

位於進芬村彰南路三段 135 巷 100 號，是芬園鄉最早的廟宇，奉祀主神為媽祖，陪神為觀世音，創寺時間有三種說法，一說是雍正，一說是乾隆，最後一說是道光年間，大殿有一片據說是嘉慶御題的「寶山第一」匾額懸掛其上。

寺廟創建之後，曾經多次擴建，最後一次擴建是光緒 11 年（1885），以至於今，目前政府規劃為遊憩區，建置庭園及綠化，提供民眾遊憩空間之外，也用以招徠觀光客。

## 3. 楓坑村柯王宅：

位於仁愛路二段 6 巷 19 號，門楣標「濟陽堂」，附標麟趾、鳳毛，因為建築是座西朝東，所以大門對聯寫「朝迎旭日思軒翥，暮浴彩霞可舒懷」，聯寫得非常貼切。

楓坑是一個製造米粉的小村莊，整個村莊大概有幾十家米粉製造廠，在柯王宅後面的大片空地上，即是製造米粉的工廠，可知柯王家族應該是製造米粉致富的，這是一棟新建的三合院豪宅，確是美侖美奐，屋頂和牆壁的雕製都非常精美，往訪可沿彰 139 縣道進入。

## 4. 大竹村李宅：

位於大彰路一段 222 巷 15 號，這是一棟建築體非常廣袤的老宅，是一正身加上十護龍的大宅院，當地人習稱「大厝內」，建物配置沒有改變，每一護龍均另編有巷號，才不致混亂。

門楣標「隴西衍派」，第一護龍左廂寫「函關紫氣」、右廂書「江左青襟」，目前古厝有人居住，所以保存良好，可惜正身和部分廂房為節省經費，屋頂均以鐵皮覆蓋，頗失古意和歷史價值，較為可惜。

## 十、大村鄉

## 小檔案

旅遊日期：2016.7.30

隸屬縣市：彰化縣

面積：30.7837 平方公里

人口：36,887 人（107 年 7 月）

行政區域：16 村

族群結構：閩南人佔大多數（漳州、泉州），次為客家人，少部分其他族群

交通情況：76 線東西快速道路，台 1 線，縣道 137、146，鐵路

鐵路站場：大村站

大學：大葉大學

特、名產：巨峰葡萄

大村鄉是彰化縣 26 鄉鎮之一，位於縣中部偏北，八卦台地西側，東南高西北低，北臨花壇鄉和秀水鄉，東為芬園鄉，南界員林鎮和埔心鄉，西為埔鹽鄉，東西寬約 8 公里，南北則約 3.78 公里，是一個內陸城鄉。

大村古稱大庄，因位於八卦山台地之下而得名，當時墾民聚集開墾而成村落，稱為燕霧大庄或燕霧內庄，據《重修福建臺灣府志》之輿圖記載，在彰化縣城和員林仔之間有「燕霧庄」，到清·道光年間，開始正式稱為燕霧大庄，這裡即是現在的大村鄉。



據鄉志稱，大村原是平埔族的生活領域，漢人入墾時間大概是清·康熙年間，當時都是從福建的漳、泉兩地移入，而且以賴、黃、游、吳等姓居多，曾發生漳、泉械鬥，後來其他的粵民也開始進入臨山地區開墾，因之造成閩粵之間的衝突，不過仍以漳、泉勢力較大，這是大村鄉閩藉人士較多的原因。

大村鄉的開墾，最大的動力是八堡圳的開鑿，因為農耕必須要有水源，所以在康熙 48 年（1709），大墾戶施世榜出資興築八堡圳，引濁水溪水入圳，灌溉地區大略涵蓋現在彰化縣的六個鄉鎮，在清朝時代則是涵蓋八個堡，所以才稱為「八堡圳」，為紀念出資人施世榜，因此也稱做「施厝圳」。

談大村鄉的住民，似乎不能不談一下賴姓宗族，當年賴姓族群，不但是第一大姓，而且佔了大村鄉一半的人口，所以當時鄉民流行一句俗諺：「大村鄉，賴一半；十鄉哥，九姓賴」，可見賴姓族群對大村鄉發展的重要性。

其實賴姓的重要，還在政治領域佔有相當地位，其族群，一共在大村鄉前後連續的當了 60 幾年的鄉長；在清朝的科舉時代，賴家先祖賴樸園，甚至於嘉慶 23 年（1818）參加戊寅恩科鄉試，被頒賜副舉人銜，而其後代的賴步雲和賴登雲兄弟，更於咸豐 9 年（1859），以第 54、55 名同登武舉人榜，而有「兄弟同榜」的美譽。

此外，賴家在藝文領域亦頗有貢獻，日治時期，臺灣的三大詩社之首的「櫟社」，創辦人之一的賴紹堯，即是賴家的人，曾任大庄庄長，與霧峰林癡仙、林幼春等三人，稱為「天荒地老三詩客」，且於日治的明治 44 年（1912），出任櫟社改組後的首任社長，其他，賴家還創立了「步雲詩社」，並出任「興賢書院」山長。

大村鄉因為賴姓族群的輝煌過往，所以主要古蹟，均和賴家有關，茲將有關古蹟和景點列述如下：

#### 1. 賴景祿公祠：

位於南勢村南勢巷 1 號，啟建於日治昭和 11 年（1936），為三川殿二進式建築，非常古樸，具有歷史、文化和藝術價值，於 2014 年公告為彰化縣的縣定古蹟。

#### 2. 武魁新厝：

位於貢旗村 1 巷 7 號，啟建於大正 9 年（1920），為一進一院埕的三合院建築，門楣雕『西庚獻瑞』，廳門則懸「武魁」匾額，建築因八七水災略有損壞，而於民國 91 年重修，主體結構仍留原貌，亦於 2014 年公告為彰化縣的縣定古蹟。

#### ▼ 武魁匾額



### 3. 賴氏旗杆群：

位於貢旗村 1 巷 1 號的賴環翠堂前埕左右兩側，旗杆座有五座，右側頭尾二座，是咸豐 9 年，賴步雲、賴登雲兄弟同榜時立的，中間那一座，則是賴樸園恩賜文舉人時立的，因具有歷史價值，所以亦於 2014 年公告為彰化縣的歷史建築。

### 4. 貢旗村賴氏古厝：

位於貢旗村 1 巷 2 號，跟武魁新厝型制一樣，是一棟一進一院埕的三合院建築，主體建築是大正 7 年（1918）興建，左右廂房則為近年重修。

### 5. 錫安祠：

位於大崙村大崙 2 巷 12—1 號，錫安祠又稱樹包廟，建於大正 8 年（1919），廟後的一棵榕樹，因為居民沒有砍掉，而保留下來，據稱已有 210 年的樹齡，因此榕樹的根把整座廟包圍了，覆蓋面積約有 30 坪，村民便稱呼為「樹包廟」。

其後在民國 92 年又在廟前增建拜亭和涼亭各一座，外觀看來是一座前新後舊的土地公廟，是非常特殊的景觀。

## 十一、溪湖鎮

### 小檔案

旅遊日期：2016.7.12

隸屬縣市：彰化縣

面積：32.0592 平方公里

人口：55,441 人（107 年 7 月）

行政區域：26 里

族群結構：閩南人（主要是泉州）約佔 95%，少部分其他族群

交通情況：一高員林交流道、臺 19 線、縣道彰 146、148、鐵路（無）

鐵路站場：無

特產：羊肉爐

溪湖鎮大概位於彰化縣的幾何中心，東接埔心鄉，西臨二林鎮，南為永靖、田尾和埤頭等三鄉，北方則是埔鹽鄉，原是平埔族洪雅大突社的生活領域，在清領時期，由南到北，有二條縱貫的兵備道，一靠山行，一則沿海線，這一條沿海線的兵備道，即是經過溪湖。

臺灣在清、康熙 23 年（1684）納入清朝版圖，設一府三縣，溪湖屬諸羅縣轄，當時施世榜進入溪湖，開鑿水圳，因而造成溪湖地區的快速開發，而形成頗多的聚落，所以在雍正元年

### ◀ 樹包廟奇景



(1723)，從虎尾溪往北到大甲溪間的領域便予以析出，另設彰化縣，縣下設保，溪湖便是屬於二林上保、及馬芝遴保和武西保的一部份。

由於入墾人數大幅度增加，因而墾民開始為利益產生衝突，閩粵、漳泉之間，乃在道光6年(1826)進行大規模械鬥，最後，泉籍人士勝出，漳、客族群，被迫往員林、永靖和埔心遷移，造成今日溪湖鎮都是泉州人為多的情況。

在日治時期，廳的下面是設辦務署的，溪湖鎮是屬於鹿港及員林辦務署，明治34年(1901)，溪湖升級為溪湖支廳，明治36年(1903)，為因應地制規劃的變革，成立大租調查委員會，來確定大租權，然後在翌年，便將大租權取消，就是讓小租戶變成業主，靠地租的大地主，則以發放公債當作補償金，因之造成一些靠地租生活的大地主，如溪湖的吳昌記、施家新厝、大突楊家…等等，因而開始沒落。

不過，也有一些大地主，在地租被剝奪之後，乃將所領的補償金投入工商企業，最成功的當屬吳昌記的吳汝祥，他於明治38年(1905)，邀集一些中部仕紳，如辜顯榮、李雅欽等，以大租權補償金的公債當股本，組成彰化銀行，開始經營銀行業，聲譽卓著，屹立至今，已有110多年的歷史。

順便一提溪湖羊肉爐，據鎮志稱，在日治期間，溪湖養羊的人很多，屠宰之後，肩挑到處販賣，臺灣光復後，開始設攤販售，當時以楊氏家族開設的攤位最多，也最有名，經營至今，已經是第三代了，前後大概有七十幾年的歷史，所以，到溪湖吃一碗羊肉爐，是必要的享受。

溪湖是一個屬於平原的農業城鄉，沒有壯麗的山景，不過也留下了幾棟古厝，以及當年製糖的溪湖糖廠，糖廠裡面，保存了幾輛運糖老機車頭，茲介紹如下：

#### 1. 溪湖糖廠：

位於彰水路二段762號，溪湖糖廠創設於日治大正8年(1919)，光復後，因為糊仔甘蔗推廣成功，所以產量大增，在民國62年為臺灣糖業公司所屬各廠製糖之首位。糖業沒落後，於民國91年停止運轉，轉型為觀光糖廠，開放供民眾參觀，製糖機器仍然完備，保存良好，目前列為彰化地方文化館，是溪湖鎮推展觀光很重要的櫥窗。

#### ▼彰化銀行行舍



溪湖糖廠內，留下了一座古樸的五分車站，鄉下人稱運糖的機車頭為「五分仔車」，因為軌距很小的關係，當年我搭火車到彰化上下學，大家都說縱貫線為十分車，站西側糖鐵線為五分車，我想，其原因是縱貫線軌距是 1,067mm，糖鐵線是 672 mm 的關係。

這座五分車站，啟建於大正 10 年（1921），至今已有 90 幾年的歷史了，外表看起來，簡潔明朗。在民國四、五零年代，運糖的小火車，還肩負城鄉間載客的任務。

溪湖糖廠為配合溪湖的觀光休閒活動，將編號 346 的蒸汽小火車頭予以修復，目前在例假日和星期六、日，每天上、下午各行駛一班次，讓遊客重新回味當年搭乘小火車的感覺。

## 2. 東芳洋樓：

位於光平里員鹿路三段 246 號，是一棟二層樓的巴洛克式建築，建於日治昭和初期，當時是溪湖非常著名的酒家，商賈巨富、文人雅士雲集，尤其菱香吟社詩友，更喜於此樓招待文友。

茲錄彰化詩人施梅樵「首憂望日，過菱香吟社，彤雲及傅心秋、陽策，強飲於東芳旗亭」古詩一首於下：

娟娟月色逢三五 菱香詩壇誰盟主  
 循例望夜共攤箋 一咏一觴聚吟侶  
 風流叔度惠然來 主賓聯歡忘溽暑  
 攜手同登東芳樓 紅粉兩行欣得所  
 開懷暢飲且飛觥 惜非其時罷歌舞  
 佳人拇戰逞奇才 發聲如雷汗如雨  
 座客敗北默無言 娘子一軍洵勇武  
 吁嗟乎

男兒莫漫誇剛強 一怒直欲震四方  
 疾趨應早防蹶足 驂駟未敢恃騰驤

酒樓經過上百年的幾代風桑，建築物雖尚頗完好，但已非當年繁榮景象，在結束營業之後，後代子孫也都他遷了，目前無人居住。

## ▼溪湖糖廠的運糖小火車



## 十二、花壇鄉

### 小檔案

旅遊日期：2016.4.17

隸屬縣市：彰化縣

面積：34.3469 平方公里

人口：45,907 人（107 年 7 月底）

行政區域：18 村

族群結構：泉州人佔絕對多數，少部分其他族群

交通情況：台 74 甲線（又稱彰化市東外環道）、台 1 線，鐵路

鐵路站場：花壇站

特、名產：竹筍，茉莉花

花壇鄉位於彰化縣東北方向，以八卦台地與芬園鄉為界，西與秀水鄉為鄰，南接大村鄉，北面則是彰化市，地勢由東北台地向西南傾斜，台地高度大概在 100 公尺到 300 公尺之間，西南側則是 100 公尺以下的平原，適宜農耕，台地和平原約各有二分之一的面積。

在清・康熙年間，漢人開始入墾花壇地區，由於泉州籍大墾戶施世榜家族及其族親的關係，一些泉州人開始陸續大量進入，一起參與拓墾，因而形成泉州人的優勢情況。

雍正元年（1723），清廷設燕霧堡管理移墾社會，尤其當時族群械鬥嚴重，恆常造成族群的遷移，例如屬於弱勢的客家人，便被迫遷往永靖、石岡。到了清朝中葉，因為入墾的漢人愈來愈多，清廷便將燕霧堡分開為燕霧上堡和燕霧下堡，花壇鄉屬於燕霧上堡。

在康熙末年，因為施世榜開鑿八堡圳，有了水利，所以整個城鄉急遽的開發，先到的泉州人和後到的漳州人，為爭奪墾區，而發生了幾次械鬥，由於泉州人本來就有人口的優勢，其他的漳、粵族群因之被迫他遷，而形成今日花壇鄉幾全是泉州人的天下。

清光緒 20 年（1894），日本領台，由於械鬥已經不再發生，社會趨於穩定，因此進行地方制度的變革，廢燕霧上堡，改設為彰化郡花壇庄，轄境與清領時期大略相同，民國 34 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，改名為花壇鄉至今。

由於花壇鄉有適合燒磚瓦的優質土，所以在日治時期，就已經發展出蓬勃的磚瓦製造業。光復後，境內最高峰時曾有將近 50 家的磚窯廠，後來因為建築材料的轉變，漸趨沒落，縣政府為了挽救傳統產業，計畫往文化創新的方向發展，所以近年在一些文化活動中，積極規劃一系列與磚瓦相關的活動，希望能再創造花壇鄉磚瓦產業的榮景。

茲錄光復後花壇楊龍潭的一首「花壇磚」七絕如下：

赤塗崎老歲痕侵 到處煙統豎一林  
地質渾然為寶藏 燒泥成塊變紅金

花壇鄉的族群，以泉州人佔絕大多數，其中又以李姓家族最具勢力，據 93 年的統計，約佔了全鄉人口的百分之十五，在清領時期，亦是文風鼎盛，人才傑出的家族。

在此順帶一提李姓家族後代；在日治時期，彰化銀行創行時，李氏家族曾參與投資，並且利用銀行資金的槓桿原理，而聚積了更多的財富，其中的李崇禮，在日治時期，便曾經擔任過很多屆的彰化銀行取締役（董事）及監查役（監察人），甚至直到光復後，還當了好幾屆的董事。

花壇鄉雖非旅遊城鄉，但是仍有一些觀光景點，茲列述如下：

### 1. 虎山岩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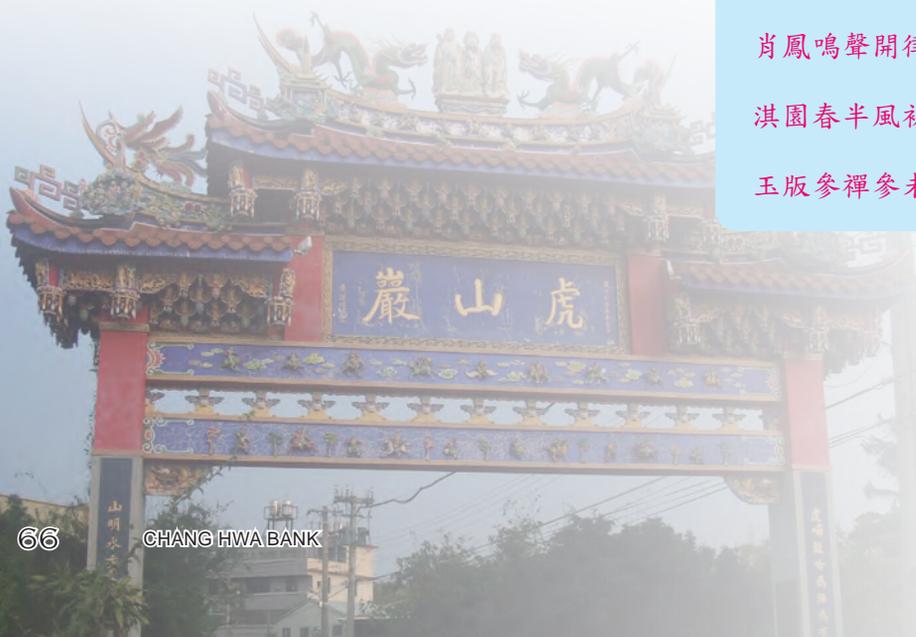
位於岩竹村虎山街 1 號，是清朝時彰化縣境的「三岩二寺」（註）之一，目前被列為縣定古蹟。自行駕車可由臺一縣在花壇火車站對向的 144 甲縣道東行，接 137 線後北行，看到指標後再向東行，800 公尺處的牌樓右折進入即達。

寺創建於清·乾隆 12 年（1747），迄今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，是一座座北朝南的三合院式寺廟，主祀觀世音菩薩，創寺後迭有增建，於民國 83 年起，又經過三期的整修而成今天的風貌，由於牆面使用紅色貼磚，略失寺廟的古樸風味，廟聯是：「虎穴崗巒壯，山環碧殿隆」。

寺前有兩棵百年古榕，覆蓋面積約 50 坪，至於寺背淺丘則種竹，昔日的「虎巖聽竹」被列為彰化八景之一。茲錄黃驥雲詠「虎巖聽竹」七律一首於下：

虎巖最勝虎丘差 巖勢邱緣竹勝花  
肖鳳鳴聲開律祖 學龍吟調譜仙家  
淇園春半風初到 湘浦秋深月又斜  
玉版參禪參未了 瓶笙入耳索僧茶

◀ 虎山巖牌樓



## 2. 中庄村李宅：

位於中庄村內厝街131巷16號（舊門牌標內厝巷6號），在921大地震時略有毀損，後於民國93年大體修復完成，目前列為彰化縣歷史建築。

李宅啟建於清·同治年間，是一座已有百餘年的古建築，正身木構廳堂頗為古樸，這是一棟五開間、二正身、四條護龍加上一座庭院組成的大型古厝，值得參訪。

在這一棟古宅附近，還有一棟70餘年的李宅，可以一併參觀。

## 3. 三家春蔡宅：

位於彰員路716號，彰縣道137號7公里的地方，正對面有一家隆二企業公司，堂名寫「濟陽衍派」，右廂房雕「長發其祥」，左相房門楣已改建，不見文字了，是一棟一正廳二護龍的三合院建築。

最後，在此一提一位高泰山先生，他是花壇鄉光復後的一位詩人，書法頗佳，是本行退休行員高鳳池先生的父親，當年鳳池兄曾送給我一幅其父親親筆行書，字跡非常飄逸。

### ▼三家村蔡家古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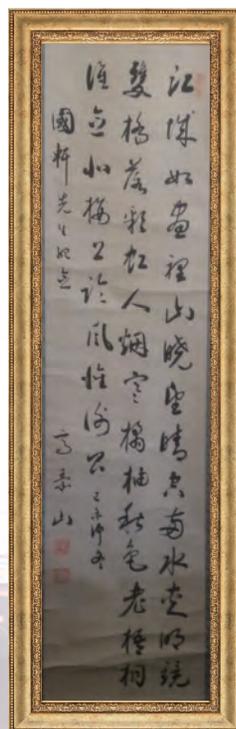


### — 參考資料 —

1. 芬園鄉志 芬園鄉公所  
民國87年3月
2. 大村鄉志 大村鄉公所  
民國104年12月
3. 溪湖鎮志 西湖鄉公所  
民國101年12月
4. 花壇鄉志 花壇鄉公所 95年8月

### — 註 釋 —

- 三岩二寺係指：花壇虎山岩、社頭清水岩、草屯碧山岩等三岩；以及鹿港龍山寺、芬園寶藏寺等二寺。



◀鳳池兄令尊高泰山先生行書

## 冤系列之一

# 沉海之冤 - 上

葉子魅

### 一、身陷牢獄

這到底是哪裡呢？

漆黑的空間裡沒有一絲光線，隱約透過兩公尺高的小窗看見墨藍色天空，沒有月亮、沒有星星，只能用一個黑字來形容。

我背靠牆坐在地上，向下一摸，滿手的枯草，用指甲可以在地上摳出一些沙土。牆面凸凹不平，靠在上面，背脊骨有點疼。身上衣服雖然單薄，但是不覺得冷，只是空氣過於潮濕，反而有悶熱的感覺。

怕碰撞到物品摔跤，我在地上爬著摸索我所在的空間。除了剛剛靠背的牆外，另外三邊全是金屬柵欄，難道我是被關在監牢裡？我爬回牆邊坐著，期望腦中能出現一點兒靈光；可惜目前我唯一記得的是大學畢業旅行，同學們在夜店瘋狂唱歌跳舞的片段，然後記憶就像沒電的手機休眠了，難道我在夜店被人綁架了？

想到夜店，就想起一個猥瑣的男子一直在大家身邊轉，突然原有的記憶鋪天蓋地的湧出來，我都想起來了。

我現年 21 歲，就讀大學經濟系三年級，班上同學提前舉辦環島畢業旅行，現在正來到南台灣的一個夜店。本來大夥兒玩得挺高興的，可是那個猥瑣的男子在我們身邊轉來轉去，手上拿了一堆可疑的膠囊要我們買，看沒人理他，他就賴著不走。

最後有個男同學受不了了，告訴夜店的保全，將那個猥瑣的男子趕出夜店，離開前他放狠話要我們好看。就在他走出夜店不到半小時，夜店從四面八方都冒出了火花。雖然店裡的灑水器開始運作，但是火勢不減反而有漫延的趨勢，我懷疑那是汽油引起的火。在大家推拉擠撞的當兒，聽到頭頂上的豪華水晶燈嘎嘎作響，我抬頭剎那間，燈座剛好敲到我頭上，接著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，直到現在我坐在這個監牢裡。

這是甚麼巫術嗎？我是被人瞬間移轉到這兒的嗎？想想我活了 21 年，有個幸福美滿的家庭，與兩個哥哥、一個弟弟相親相愛，平生所做最惡劣的事也不過是大二考個體經濟學作弊了一次罷了，也不至於罪大惡極落到這樣淒慘的境地吧？等我回去查明原因，如果是那個猥瑣男搞的鬼，一定將他碎屍萬段！

寂靜中聽到海浪一波一波打在礁石上的聲音，加上撲鼻的鹹味，顯然這裡離海邊不遠。除了海浪沒有其他聲音的黑夜，我想弄清楚我到底在哪裡以及在幹嘛，可是除了頭痛、脖子痛以外，我甚麼也不清楚。

頭痛是因為我對於現況的煩惱，脖子痛則真的是脖子在痛，在我咽喉處有一條橫過我脖子的傷痕，傷痕上的皮膚破了，甚至有些地方摸得到黏稠的液體。更可悲的是當我艱難地嚥下口水想要滋潤一下我乾涸的喉嚨時，發現我失聲了。

我大喊、尖叫、唱歌，所有方法都用盡了，都沒用，我聽得到海浪聲，可是聽不到自己發出的聲音。在我記憶中，我是伶牙俐齒、口若懸河之人，甚至有唱歌的天分，怎麼突然啞了？就算有人在我前面，我也沒法開口問話，世上還有比這樣更悲慘的情形嗎？

沒有最悲慘，只有更悲慘，老天為了印証我的話，特地在翌日天亮時，讓我嘗到了更悲慘的待遇。

「嗚！這不是我那美麗高貴的嫡姐嗎？明明畏罪上吊死了，怎麼聽說又活過來了？」關我的柵欄外，站著一位穿著光鮮亮麗古裝的年輕女子。

隨著聲音，我面無表情地看著這個臉上有敵意的女子，她是誰？她顯然認識我，而且不喜歡我，可是我對她一點兒印象也沒有。她喊我嫡姐，那麼她應該就是庶妹？這是甚麼時代了還會有嫡庶的稱謂？唉呀！不好，難道我一不小心掉到時間流而回到古代了？

柵欄外的女子繼續嘲諷著：「好好的將軍夫人不當，偏偏和個不三不四的下人搞出身敗名裂的事。我那未來的姐夫真可憐啊！聽說他現在正趕回來

救妳，不過我看今天午時妳沉海之前他是見不到妳最後一面了。」

從這個女子幾句話裡，我可以猜出發生了甚麼事。首先，我不是被移轉而是小心穿越到過去哪個年代了；第二，被我穿越之人已經和人訂了親，但因為和一個僕人勾三搭四，現在被人監禁起來了，而且本來應該上吊身亡的，不知怎麼復活了；第三，那個未婚夫要趕回來救人，可是好像來不及了，也就是說今天有人要對這具身體執行死刑了。我不明白的是，如果我是穿越的，那麼原來那個女人去哪兒了？

我剛想開口才想起我現在是個啞巴，那個應該是妹妹的人見狀笑得好開心，「姐姐想說話啊？不好意思喔！藥下得重了點，可能等妳沉到海中，魂魄到了奈何橋，恐怕也恢復不了聲音，當然妳在閻王那裡也沒辦法告狀了。」

說完話她一路哈哈大笑離開了這裡。至此，我的結論多了一條，那就是這身體的原主人被陷害了，所以他們才要毒啞她，而這個庶妹也是主謀之一。至於那個和僕人苟且之事，應該也是子虛烏有。想到這裡，我摸摸脖子，會不會是這個身體的主人，因為羞憤或是有冤難伸，所以上吊？我再摸摸傷痕處，不對，如果是上吊，繩子應該是被扯緊而抵靠著咽喉，我現在的傷痕在脖子中央，明明是有人想勒斃原主人而假裝她是畏罪自殺。

雖然身處如此惡劣的情況，我還是平靜地分析了一下，這身體的原主人本來應該已經被人勒死了，但是我接著穿越過來代替她復活了。這是要我為她復仇嗎？

有輕微的腳步聲走過來，我抬眼看出去，是個瘦高年輕男孩，長相陰柔、臉色蒼白，他也不說話，就是直直看著我。我有點飢餓，很想請他送一些食物給我吃，可是張口說不出話，我也不會手語，不知如何表達。

他終於開口了：「妍姐姐，我不相信他們說的話，我已經派人去飛龍鎮送信給祖母，也請驛站快信給軍營裡的大哥，可是我怕他們可能來不及救妳了，因為長老們說等下就要將妳沉海。」

這個男孩說著說著眼淚流了下來，「我一直等著妍姐姐當我的嫂嫂，所以我一定要救妳。等會兒妳落海之後，儘量想辦法游到海龜石後面，那塊礁石的海面下有塊平整的石頭，可以讓妳站著不會淹死。妳辛苦一點兒，等天黑後，我會游到那裏帶妳回岸逃走。」

說完話，那個男孩低頭轉身走了。

我的結論又多了一條，雖然未婚夫來不及回來救人，但是他的弟弟會想辦法，也許我今天死不了。至於他剛剛叫我的不知是我的姓，例如嚴、顏、閻，還是我的名字有個同音的字？

其實我不怕死，也許今天在這個莫名其妙的地方死了，我又回到畢業旅行的夜店活了起來，我是挺樂觀的。不過，活活淹死好像不怎麼舒服，還是看看情形能活就活吧！況且這個身體的前主人如果真是被冤死的，我倒是想扮演柯南幫她找出陷害之人。

天已經大亮，照出這個監牢的簡陋與骯髒，氣溫開始上升，但是還不到炎熱的程度，也許待會兒落海時至少不會凍死。一陣吵雜的聲音傳來，有腳步聲、說話聲、哭泣聲，這些聲音在來到我的監牢門前收音了。

「老爺，家門出了這麼丟臉的事，您還要等未來的姑爺回來啊？」說話的中年女子濃妝豔抹，「趁早把大小姐沉海了，姑爺回來知道了也不會說甚麼的。」

「閉嘴！」一個威嚴的男聲，是一位四十多歲身材微微發福的壯碩男子發出的。

「可是，老爺…」那個女子仍想說甚麼。

「我說閉嘴！」那個中年男子再次吼著，「她是我嫡親的女兒，妳這個姨娘要明白自己的身分地位。」

只見那個姨娘憋著一張紅臉，很委屈地退到老爺身後。

老爺轉頭看著我，厲聲問道：「小妍，妳說，這是怎麼回事？爹剛回來，聽她們說昨天抓到妳和懷安…睡在一起，是真的嗎？」

我從草堆上站起來走到門口，看著這個「爹」，國字臉、高壯、兩眼虎虎有光，面色有心痛、懷疑、哀戚各種矛盾的表情。聽他對姨娘說的話，他應該是個嚴厲、權威、衝動的父親。

我張嘴想要申辯，想要把這個惡質的陷害說明白，無奈我開口只能發出無聲的氣音。我一急用力敲著金屬門，想要幫這具身體表達冤屈。

「爹，您看！她心中有愧，說不出話了！」

我抬眼一看，就是剛剛前來這裡示威的妹妹，我之所以說不出話明明就是她造成，她竟然顛倒是非！



「小妮，妳少說話！」那個姨娘叱責妹妹。

妹妹略帶哭調的說：「可是，娘，她本來就偷人嘛！」

「住口！」爹大吼，「小妮，她是妳姐姐，妳這樣說，是想敗壞她的名聲啊？」

小妮好像還不死心，「她早就不清白了，哪來的名聲？」

「啪！」爹一巴掌打到小妮臉上，小妮嚇呆了。

爹另一巴掌打到監牢門上，「小妮，帶妳娘出去，我有話和妳姐姐說。」

這次小妮不敢說甚麼，流著眼淚和姨娘一起走出去。

爹看著我，面露哀傷，「小妍，姨娘說妳有喜愛的人，不想嫁甯家大少爺，可是沒想到妳喜歡的竟然是懷安。雖然妳和甯家大少爺還沒成親，可是我們早就定了娃娃親，他們家已經認定了妳這個媳婦。如今妳姨娘已經把這件醜聞傳給了甯家老太太，姨娘說老太太個性剛強，一定會逼妳沉海。」

爹說著說著眼眶泛紅，「即使妳做出這件丟人的事，爹也不能讓妳步妳母親的後塵。等會兒他們丟妳入海前，爹會趁和妳話別時，給妳一把匕首，妳落海後立刻沉入海中割斷繩子。記得海龜石吧？妳游到背面躲起來，等天黑或我們走之後，妳再游出來。」

爹將手從欄杆外伸進來撫摸我的臉，「記得上岸後往東邊的村尾逃，爹讓奶娘帶了銀票和妳的衣服在村外的十里亭等妳。妳…妳出去後，永遠不要回來龍家村了，就和奶娘、懷安好好過日子，知道嗎？」

## 二、沉海極刑

古時候行刑的時間總是訂在「午時三刻」，這裡要執行我的沉海死刑大概也是差不多時間吧？從我來到這裡就沒吃沒喝，正感覺快要虛脫時，來了幾個年輕人帶我走出監牢。看看日頭，應該是中午了吧？刺眼的陽光加上飢餓，兩腿已經快不能走路了。

等我被帶到海邊突出的大石上時，那位據說是和小妍被捉姦在床的懷安，已經雙手雙腳被綁跪在海邊了。懷安中等個子，雖然跪得直直的，但是衣服上的斑斑血跡，看得出被人狠揍了一番。由於已經被打得頭破血流瘀青滿面了，看不出原來的長相。

看到我被人帶出來，懷安激動地想站起來，被旁人一拳打到肚子上，痛得彎腰又跪了下去。他也沒法發出聲

音，因為嘴被塊布堵起來了，想到我被毒啞，顯然他能正常發音，所以他們才要堵住他的嘴。

我和懷安一起被推到大石邊上，看著腳下洶湧的海水，我在心中竊笑，還好我前世常跟著幾個兄弟玩極限運動，包括岩壁垂降、高空彈跳、極限跳傘、浮潛等，這種距離、這種高度對我根本不是問題。我的問題是雙手雙腳都綁著，即使爹給我一把匕首，恐怕也很難在短時間割斷手腳的繩子，何況我可能還需要救懷安。

有幾個人走過來，在我和懷安的腰上圍了一條粗繩子，從粗繩子上又垂下兩條細繩子，細繩子末端是裝了滿滿石頭的小麻布袋，我想這樣沉海時可快速淹死吧？

我和懷安背海面對著幾個老頭，他們大概是龍家村或族裡的長老吧？只聽到他們一條一條述說我們的罪狀，反正最後的判決就是將我們兩人沉海。四周圍著看我們沉海的人不多，應該是爹動用了影響力，到底是家醜不可外揚。在這為數不多的人裡面，我很快就找到了姨娘和小妮，這兩人與小妍的遭遇脫不了關係，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替小妍找回公道。

長老們義正詞嚴地數落完了，他們退下後爹走過來靠近我，早上那個蒼白的男孩站在爹身後兩公尺。

爹大聲地說：「今日我謝杉富管教不周，縱女做出這等見不得人的醜事，實在是愧對謝氏宗親。既然長老已經決定懲治以沉海的處分，我遵從長老的決定。」

爹說完走到我面前，雙手托起我被綁的手，「小妍，妳做出這樣的事，也不能怪長老，希望日後妳投胎重新做人。」

爹一邊說，一邊以他那壯碩的身體擋住他人，悄悄地將袖中匕首塞進我的右手掌。由於他是刀尖朝自己將匕首塞入我的手，我看到他的右手掌已經在滴血。我轉頭看懷安，他面無表情地看著這一幕，甚至抬起熊貓眼看著我時，不露痕跡地輕點了一下頭。

最後爹生硬地雙臂環著我，輕聲在我耳邊說：「妳一定要堅持潛到海面下，割斷手上、腳上和腰上綁的繩子後游到海龜石背面，這裡爹幫不上忙。我會儘快帶人離開這裡，奶娘已經在十里亭等妳了。」

爹轉身離去前，偷偷用手指了海龜石的方向。

那個蒼白男孩抬起頭對大家說：「我大哥趕不回來，我幫他對小妍姐說幾句話，希望小妍姐一路好走。」

他走到我面前，仍然大聲地說：「大哥會希望小妍姐早點上路，所以我在小妍姐身上掛些石頭，加些重量好沉快點。」

我一聽心中發苦，這小子不是說要幫我逃嗎？怎麼還在我身上放石頭？怕我沉得不夠快啊？等一會兒割繩子的時間恐怕縮短了。男孩說完就真的在我腰帶兩邊各掛上兩個荷包，重量很輕，看起來不像石頭，倒像是裝了甚麼紀念品。

男孩低頭將臉靠近我，「小妍姐，我又派人送信給大哥，說妳會在老地方等他，讓他帶妳遠走高飛。」小聲說完這段話後男孩也轉頭離去了。

老地方？這個笨小子，老地方是哪裡啊？

接著上來四個年輕人，分別抓住我和懷安的雙手雙腳，很有默契地搖盪了一下就拋出去，然後我就直直朝海面落下。身上綁的石頭讓我快速地往下沉，我回望懷安，他就在我後面。

懷安很快地晃到我身邊，抓起我手上的繩子，抽出右手中的匕首，先將我腰上的粗繩割斷，再割斷我兩手及兩腳間的繩子，然後指示我往海龜石的方向游去。

就在肺中氧氣快耗盡時，我游到了海龜石的背面，踏上礁石緩緩站起來，果然這個角度是岸上的人看不到的。沒多久懷安也從水裡冒出來，站在我旁邊大口吸氣。我想他身上被揍的傷口經過海水的浸泡，應該比我脖子上的傷更痛。

還好海龜石離岸不算太遠，不然穿著長裙、拖著長髮，很容易就滅頂了。現在身上的衣裙全貼著掛在身上，難受極了，一隻鞋子則不知何時掉落了，我乾脆把另一隻也踢掉。打開蒼白男孩給的荷包，哇！這些是甚麼呀？

「銀稞子！哇！這幾個銀稞子加起來大概有五兩！」懷安伸頭過來看到荷包裡的東西，「小虎哪來的銀稞子？」

那個蒼白男孩就是小虎？不知他大哥也就是甯家大少爺叫甚麼名字。我看看那些銀子，五兩！那到底是多少錢哪？

「大小姐，懷安對不起您。」懷安低頭一臉羞愧的樣子，臉上溼答答的，不知是海水還是淚水。

我的天哪！難道他真的對我做了愛做的事了嗎？不！是對小妍做了愛做的事了嗎？身上一股殺氣湧出，我的臉上五官扭曲，眼刀一把一把射向懷安。

懷安不知道他在我腦中，已經被碎屍萬段了，繼續他的告白：「他們捏造了一份自白書，趁懷安昏迷時，將大拇指蓋到自白書上。大小姐，您對懷安有恩，不是您拔刀相助，懷安不可能好好活在世上，懷安絕對沒有陷害您。」

聽懷安這麼說，我趕快把我的眼刀全部收回來，好險，差點冤枉人了。以前二哥常說我大部分時候很鎮定，但

對於某些事情則常常在沒弄清楚時就大呼小叫，看來我得改改這個性子，這個時代我不熟啊！

我拍拍懷安的肩膀，用眼神安慰他：「沒事！沒事！姐姐知道你是冤枉的。」

懷安指著我，「大小姐，您的喉嚨…」

我點點頭，懷安問：「是章姨娘和二小姐做的？」

說實話我也不知道，可是還是胡亂地點了個頭，反正那對母女不是好東西，就算栽贓也沒關係。

這時候正午的太陽高掛在頭頂上，飢餓、口渴加上剛剛那段折騰，我很想吃吃喝喝一番，但是不知那些看熱鬧的人是否還在，我和懷安也不能冒然就逃出去。我碰碰懷安，用手勢表示想要喝水。

懷安為難地說：「岸上還有人在觀望，大概是等大小姐和懷安的屍體浮上來吧？看來只能等他們全部離開才能游出去。這樣好了，懷安弄點血給大小姐解渴。」

說完，他拉起破爛的袖子，拿匕首就要劃上手腕。我嚇壞了，趕緊拉下他拿匕首的手，搖頭表示不需要。這個小夥子竟然想拿自己的血讓我解渴，太猛了！太猛了！

「大小姐，老爺有為您留什麼後步嗎？」懷安很聰明，看到爹塞了匕首給我，猜到爹可能也為我安排了後路。

我剛想開口，才又想起無法說話，也不知懷安識不識字，正急得抓頭髮撓脖子時，懷安說：「大小姐，您可以寫在手上啊！」

我不假思索地拿起懷安的手就在上面寫了「十里亭」三個字，抬頭想看懷安知不知道這地點，沒想到他滿臉通紅全身僵硬，不知他怎麼了，我急得在他身上亂拍。

懷安說不出話，可是眼珠還可以轉動，我順著他的目光往下看，沒甚麼呀，只是我拉著他的手罷了。唉呀！好像男女授受不親，我趕緊放開他的手。

懷安終於呼出一口氣，「對不起，大小姐，懷安…」

我搖搖頭，指著他的手，他立刻領悟，說道：「出村尾有個十里亭，有誰在那裡等您嗎？」

這次不敢拉他的手了，我在自己的手上寫了奶娘，懷安點點頭，「大小姐，可能還要兩個時辰才天黑，您還可以忍耐一下嗎？」

結果不用等那麼久，不到一個小時岸上的人走光了，我猜是爹把他們勸走了。懷安說為保險起見，我們再等一會兒，趁等待的時間，我要回了匕首，開始割斷我的長髮。

懷安大驚，想搶回匕首又不敢，我沒理他，將長到大腿的頭髮割到大約肩下十五公分後，將匕首還給懷安，請他幫我割平。還好他了解我的意思，認命地幫我修整頭髮。

接下來我又把及地的長裙割到膝蓋，對於我如此豪放，懷安只能轉開眼睛，其實如果他不在我旁邊，我還打算把外衫脫了，穿著肚兜游泳多輕鬆！

我將割下的裙子先撕一塊四四方方的布，包在懷安的頭上，將他打扮成神鬼奇航裡面的強尼戴普，雖然身上有傷痕，但討海的人誰不是這樣？另外我又撕下一條，綁在自己的額上，並且從頭帶內拉出一些頭髮蓋在臉上。

我改裝完畢正好懷安提醒我可以出發了，看著海面上漂著我的半截破裙子和髮絲，我不禁在心中大喊：「我要活下去！姨娘、小妮，妳們等著我為小妍復仇吧！」

### 三、死裡逃生

懷安熟悉這塊海岸，他帶著我繞過一塊又一塊的礁石，到了岸邊也不敢上岸，就怕有些無聊份子等著看綁了石頭的屍體是否會浮上來。幸好這裡都是岩岸，可藏躲的地方頗多，一直到我們在離村子頗遠的樹林邊上岸為止，我們都沒有碰到人。

想從樹林跑到村尾途中，會經過幾戶農家，懷安很擔心我們被人看到後報告到長老那裡，我指指我的頭髮、短

到膝蓋的裙子，他才放下心。事實上確實有女人看到我的邋邋樣，眼裡滿是不屑，我想我可以加入丐幫了。

快到十里亭時，懷安要我先躲一躲讓他去應付，我發出無聲的狂笑，我這個德性恐怕爹都不敢認了，怕誰呀？可是懷安堅持，我也只好蹲在樹叢裡等他先去探路。

也許現在正是午睡時間，十里亭中除了奶娘別無他人，懷安去了沒多久，帶回了奶娘。到底小妍是奶娘帶大的，即使我變裝成丐幫的樣子，她還是認出來了，抱著我小聲哭泣。

「小姐，老爺讓老馮駕了馬車在前頭等小姐，大家趕快走！」奶娘停止哭泣後，很理智地決定立刻離開這裡。

懷安問：「我們去哪呢？」

奶娘看著我說：「小姐願意跟奶娘到老馮家鄉嗎？」

我有選擇嗎？我連我現在在哪個時代、哪個地方都不清楚，除了跟著奶娘我也沒有其他頭路了。

老馮單身，原是謝家買進來的僕人，這次為了能讓我順利逃走，爹將老馮和懷安的賣身契都交給他，希望他和奶娘兩人帶我和懷安遠走高飛。

老馮和我打了招呼，「小姐，老爺給的這輛馬車很結實，這兩匹馬也是好馬，趕路沒問題。」

老馮拿出一套半舊的衣服交給懷安，還給了他一頂大斗笠好蓋住他的臉。懷安換好後和老馮坐在車外駕馬，我和奶娘則坐進馬車內。前後最多只花了十五分鐘，我們的馬車就飛馳離開了這裡。我回望了一下這個我待了不到一天就匆匆離去的村莊，想到還沒完成學業的大學生涯，人生無常啊！

奶娘先拿出一套樸素的舊衣服，我正要換下丐幫衣服時，奶娘拉住了我，遞給我一塊濕布，指示我先擦擦身體。原來我在海水裡泡了好久，四肢已經有些亮晶晶的鹽巴了。

我二話不說，馬上將上衣脫掉，奶娘瞪大了眼睛好似看到甚麼了。奇怪！她不是小妍的奶娘嗎？從頭到腳應該都被看光光了呀！怎麼看到我裸體還大驚小怪？

擦完身體換上乾爽的衣裙，奶娘疼惜地摸著我的頭，「小姐的頭髮是誰剪的？」說完竟掉下眼淚來。

自小我就是剪短髮，我們四兄妹一起出門，別人還以為是四個男孩呢！如今拖了那麼長的頭髮，我是真的不會打理。奶娘那麼傷心，大概是這個時代女孩應該留長髮才端莊吧？

奶娘拿了一個包袱交給我，「這是老爺給小姐的。老爺說小姐儉省一點，日子也不會難過的。」

包袱裡有十錠電視上看過的銀子和一個荷包，我打開荷包，裡面金光

閃閃，倒不是金銀珠寶，而是五張寫著一百兩的紙，上面還有裕豐銀樓字樣，難道這就是古代的銀票？裡面也有好多個銀稞子，每顆的重量看起來比小虎給的銀稞子重，重量不同大概價值也不一樣吧？

我環視了一下馬車廂，門口對面窗下和車尾各有一排低矮的座椅，現在我和奶娘一人坐一邊。除了我手上這個包袱外，車廂內剩餘的空間也是大小包裹一堆，看來小妍是爹的心肝寶貝，他給了不少東西呢！

奶娘打開了一個箱籠，裡面有饅頭、滷菜，還有一個有蓋子的碗盅，裡面是熱雞湯。這時我已經不只是被爹感動而是熱淚盈眶了。

吃飽喝足後，不知不覺我就睡著了。想想看，從昨夜我在這個時代醒來為止，經歷被人勒脖子、辱罵、拋海中，又在烈日下泡在海水中幾小時，再沿著海岸線、樹林邊奔跑，實在是太刺激了，這一睡就從下午約三、四點睡到天黑。

「小姐，您醒醒，到客棧了。」奶娘搖著我。

我張開眼睛，擦擦臉上的口水，睡了一覺，現在精神好多了。懷安拉開馬車的竹簾，沒等他們拿腳凳，我直接從馬車上跳下來。

「小姐…」奶娘驚呼。

我回頭對奶娘一笑，也許以前的小姐是大門不出、二門不邁的千金；可是從現在起，鳳凰浴火重生，我要幫小妍活出一段精彩的人生。更重要的，我要幫小妍討回公道，還她一個清白。

我們入住的客棧裡面擺設老舊，老馮說：「小姐，為了怕有人發現您和懷安逃走而派人追蹤，我們不敢住大地方的客棧，這裡雖然偏僻，可是至少追殺之人不易找到。」

我看這個老馮，談不上氣宇軒昂，可也是氣勢不凡，雖然歲月在他臉上刻劃出不少皺紋，可是正氣威武的形象仍然令人仰慕，與一般奴僕給人卑躬屈膝的印象不同。

老馮和懷安忙著自馬車卸貨，奶娘則吩咐著店家為我準備熱水洗澡，老闆夫婦笑臉迎人答應著，可是看到懷安手上數個包裹以及我懷裡緊抱著的包袱，眼神剎那間明亮起來。

我利用懷安拿包裹上樓之際，在手上寫著「黑店」兩個字，懷安點點頭，「老馮說了，要大家注意他們提供的飲食。」

飲食？人肉包子？我甩甩頭，前世電影看太多了。

店小二在我房裡放了一個高到腰際的大木桶，裡面的水冒著騰騰熱氣，我歡呼一聲立刻脫光衣服爬進桶內，奶娘看到我這樣，一邊搖頭嘆氣一邊收起我丟出來的髒衣。

「小姐，您以前很膽小也很害羞，現在怎麼好像變了一個人？」奶娘面露憂心。

這時候就顯出啞巴的好處了，我「呀呀」無聲地喊了兩聲，奶娘心一酸，就再也不說話了。

洗得神清氣爽後，奶娘先為我的脖子上擦傷藥。

傷藥？太神奇了吧？這個包袱裡甚麼都有。

奶娘說：「老爺將包袱交給我時，說小姐和懷安身上都有傷，如果再泡上海水，可能傷口會爛掉，所以他準備了好多外傷的藥交給我與老馮，現在老馮恐怕也在幫懷安擦吧？那個孩子被打得很慘。」

擦完後的傷口涼涼的，也不那麼痛了，遂和奶娘一起下樓和大夥兒吃一頓遲來的晚餐。飯桌上只擺了幾盤簡單的食物，老闆夫婦面色不豫地在櫃台裡小聲說話。

「大小姐，您坐！」懷安幫我拉開板凳，「老爺準備的食物可以吃二、三頓，您先湊合湊合著吃，明天再找一家大一點的飯館。」

我請大家都坐下一起吃，他們扭捏了一會兒，也坐下來了。我拿手勢比著老闆夫婦，想知道發生甚麼事了。

懷安輕聲地說：「大小姐，老馮擔心他們的飯菜有問題，所以拿出老爺

準備的食物，您看那對夫婦，是不是有問題？」

瞧瞧這對夫妻長得還真是獐頭鼠目，所謂相由心生，今晚是我來到這個時代的第二夜，可別沒甚麼作為就掛了。我沾了茶水在桌上寫了「今晚小心」四個字，老馮和懷安兩人慎重地點了頭。由這裡也可以看出，老馮也是識字之人，他怎麼甘願到謝家當奴僕呢？有空我得打聽一下。

我讓大家小心，結果自己沒多久就在飯桌上睡著了，大概是老馮或懷安將我抱到床上的，因為我因吵雜聲而驚醒時就是躺在樓上我的房間床上。

「小姐，快醒來，老馮抓到歹人了。」奶娘的聲音帶點興奮。

我穿好衣服急速下樓，瞥見地板上跪了幾個雙手被反綁的男人，個個垂頭喪氣，老闆夫妻則渾身發抖畏縮地靠著櫃台。老馮不發一語雙手環胸跨坐在板凳上斜眼看著這些人，懷安手上拿著我的匕首微帶得意地站在老馮身邊。

「你們確定只有做我們這一單？」老馮冷冷地問。

老闆小聲地回答：「是！」

老馮轉頭對懷安說：「不說實話，隨便拉一個出去宰了。」

跪在地上的人齊聲喊叫：「壯士救命！」

老馮也不說話，改斜眼看著老闆夫婦。老闆夫婦大概也沒想到有人二話不說就要砍人，雙腿一軟，兩人都跪下來了。

「壯士救命！」老闆抖索地趴在地上，「小的也是為了有口飯吃才出此下策，請壯士看在這一屋老老少少饒了小的一命。」

老馮冷笑了一聲，「老套說詞，拉一個出去吧！」

又是一陣哭爹喊娘的，我面帶笑容走近他們，老馮看到我想要站起來，我按住他的肩膀，在他旁邊的板凳坐下來，看他打算如何解決。

「你們店裡有馬車嗎？」老馮問。

老闆趕緊點點頭，老馮站起來要老闆帶他到廚房，他有要事相商。老闆哭喪著臉，大概想老馮要殺他吧？老馮也不說，就直直帶老闆進去了。

在我們大家都一頭霧水時，他們倆回來了，看到老闆安然無恙，老闆娘鬆了一口氣。老闆帶著老闆娘往屋後去，我聽到他們說了馬車還有食物甚麼的。

老馮讓懷安將那些歹人都放了，請我和奶娘回房收拾行李，我們要立刻離開。外面天只有微微亮，雖說夏天天亮得早，可是現在大概也只有清晨四點左右吧？為甚麼要趕路呢？

看出我的疑惑，老馮低聲說：「天亮後長老們會派人潛入海中找大小姐和懷安的屍體，只要看到割斷的繩子就猜到你們逃跑了，也一定會追出來。昨天中午在村尾，應該還是有人看到了我們。小的剛剛騙老闆說我們是因公出來辦案的公差，行蹤不能讓匪徒知道，要他們緘口。」

我看看我們幾個，我和奶娘像公差嗎？

「小的告訴他們，大小姐和奶娘是捕快喬裝的，老闆還驚訝怎麼有男人打扮成女人那麼像。」老馮自己也笑了，「為了讓他們保密，小的等會兒押著老闆帶著他的馬車親自陪我們走一段路。如果長老們真的追來了，店裡留下的人好歹顧忌到老闆在我們手中，會依照小的指示回答他們。等十天後的傍晚，小的再放老闆回家。就算老闆回到家碰到長老，說出我們行蹤，長老也追不上我們了。」

老馮分析的頭頭是道，連未來可能發生的狀況都顧慮到了，甚至在客棧裡一個人就撂倒數個歹人，所以他絕不可能只是一個家僕，也許有別的隱情，以後再探討吧！目前最大希望就是在老馮的策劃之下，我們能順利逃脫。

#### 四、山賊擋道

就這樣，老馮帶著我們和那個人質直奔他的家鄉而去，一路上吃不好、睡不好，就是不停地趕路。老馮駕著老闆的馬車，老闆苦著一張臉坐在他旁邊，懷安駕我們自己的馬車帶著奶娘和我。

「老馮，如果我們十天後才放老闆回家，這樣一個來回也有二十天了，隔著二十天的路程，長老追不到我們了吧？」懷安私下問道。

老馮笑著對懷安說：「如果我是長老，我應該會留幾個人在客棧等老闆回家，大部分人馬我會帶著繼續追，絕不會所有人還傻等著那兒等老闆回家。」

「老闆在我們手上，老闆娘敢對長老說出實情啊？」懷安繼續問。

老馮不以為然地說：「老闆被我們帶走，死活難料，現在有人要抓我們，老闆娘求之不得。」

天哪！多機靈的老馮啊！枉費我是個自認聰明絕頂的現代人，和老馮比較起來，我其實是個純潔的生活小白痴。

第十天的傍晚時分我們來到了一個較大城鎮，老馮也如約定放老闆回家，並再三警告他不得洩漏我們的行蹤。雖然老闆點頭如搗蒜，滿口答應，我們並不認為他會守約。幸而現在天黑了，老闆也只能和我們一樣先在客棧住一晚，不怕他連夜趕回去通風報信。

晚上在當地一家大酒樓吃飯，老馮準備提出今晚的計畫時，我沾茶水在桌上寫著「我要穿男裝扮男人」，老馮看了告訴奶娘。

奶娘首先反對：「大小姐，怎能糟蹋您的千金之體當男人呢？」

我翻了一個白眼，這是甚麼理論啊？

懷安也反對：「大小姐從來沒吃過苦，當男人是很苦的。」

我再翻一個白眼，只要是人就得吃苦，管甚麼男人女人？

老馮看著我說：「大小姐知道如何當個男人嗎？」

在這個我不熟悉的時代，我最不懂的就是當個女人，養在深閨繡花背女誠是多悲慘的事，當男人還可大搖大擺走在街上呢！

他們三人你一句我一句，聽不到贊成的意見，我一急，右手在桌上一拍，站起來指著他們說：「我就是要穿男裝！」

突然大家都安靜下來了，我自己也嚇住了，我可以說話了？八成是小妮母女以為我死定了，所以啞藥的劑量不夠大。

懷安說：「既然大小姐可以說話了，我看……」

老馮馬上接著說：「吃快點，等會兒我們去買幾件大小姐能穿的男裝。」

奶娘還想說甚麼，老馮看了她一眼，她嘆口氣也就默許了。

我們很快地吃完飯，剩下不少食物則通通打包，等會兒在路上吃宵夜。老馮出門幫我買男裝，懷安到馬廄確定我們的馬車是否仍然結實、馬兒是否都餵飽了草料，我則回房洗澡。

「小姐，您以前都是好幾天洗一次澡，怎麼現在常常要洗？」奶娘困惑地說。

好幾天？這是哪種千金小姐呀？我閉著眼睛享受熱水沒理她。

有人敲門，懷安的聲音傳來：「小姐，您的衣服來了！」

我興奮地從浴桶跳出來，惹得奶娘又是一陣慨嘆，大概這個跳躍動作又嚇到她了，看來以前的小妍一定是個乖巧、聽話、溫柔的女子，呵呵，那可永遠不是我。

男子的衣服比女子的衣服容易穿多了，我很快就穿好了，奶娘想幫忙都插不上手。接著我們將行李全部打包好，再三檢視房間不留任何一件能夠辨識出我們的物品。

「我不要穿女人的衣服！」房外傳來懷安的聲音。

我和奶娘帶著所有行李包袱走到房外，看到懷安正在和老馮鬧脾氣，原來是老馮希望懷安打扮成女人，當然我也知道這是老馮對可能發生的事件預先防備。

事實證明懷安的抗議是無效的，因為老馮很強勢，加上身為大小姐的我有絕對的決定權，所以只看到懷安哀怨地帶著老馮買的二手女人衣服走回房裡去換。

「小姐，您可能要委屈當我老馮的兒子。」老馮有點不好意思地說。

我立刻說：「沒問題，我的名字是馮希正。」

老馮目瞪口呆地看著我，大概沒想到我連名字都取好了，其實這個名字就是我原來的名字。我老爸很佩服宋朝的文天祥，希望兒女們都有浩然正氣，所以我們四個孩子的名字就是馮希浩、馮希然、馮希正和馮希氣。還好我是老三，想想看，我們馮家唯一的女兒如果取名「希氣」的話多悲情啊！當然我的弟弟很痛恨他的名字，一直嚷著要去戶政機關改名。

老馮到櫃台預付房錢時，我們三個先偷偷溜到馬廄，老馮說寧願多花一夜房錢，故弄玄虛一番。我們靜悄悄地拉著馬車到道路上，車上載滿了乾食，生鮮食品較少，這裡的白天氣溫是很高

的，菜容易壞。老馮讓我和奶娘在馬車內睡覺，他和懷安一起在外趕車，就這樣，我們離開了這個只待了不到五個小時的小鎮。我的感觸很深，今晚還只是我來這個時代的第十晚，可是我好像已經經歷了數起大風大浪了。

幸好今晚有月亮，大概不是農曆十三就是十四，我們夜晚趕路勉強還可看得清楚。想到前世滿街的路燈，還有二十四小時營業的便利商店，讓夜貓子的我和小弟深更半夜跑去買泡麵，多方便啊！這時我才湧起了陣陣心酸，我應該已經在夜店香消玉殞了，爸媽和兄弟們多傷心啊！但是我立刻讓自己停止這樣的悲春傷秋，既然已經來到這兒，就想辦法活下去吧！

黑夜趕路其實挺累的，老馮和懷安趕了幾小時的馬車，懷安已經在駕座上打瞌睡了，老馮遂讓大家停下來休息。

老馮叫醒了懷安：「扶小姐下車，我們就在官道旁吃點東西，也讓馬兒休息一會兒，兩刻鐘後上路。以前我走過這條路，大約天亮前就可到達朱仙鎮，我們到那兒吃早飯、喝點熱湯。」

懷安雖然睡眼惺忪，但是腦筋很好，「老馮，我現在是女人耶，你應該讓你兒子馮希正扶我下車才對吧？」

老馮敲了懷安腦袋一下，「你這小子何時變得這麼機靈了？照你這麼說，你這個當女兒的，應該去扶你老娘出來吧？」

老馮的一番話，讓早已站在馬車外的奶娘和我笑彎了腰。

晚餐時刻大夥兒有心事，其實吃得都不多，這時打包的滷菜、饅頭正好讓我們充飢。在這個時代是沒有公共廁所的，所以飯後我和奶娘走進林子裡解決生理問題。

老馮提醒我們：「不要走太遠，野外怕有危險，就在大石頭後面就可以了。」

我和奶娘解決後剛要走回官道，就在淡淡的月光下看到附近樹下站了幾個蒙面的男人，我們倒吸了一口氣，趕緊往馬車跑。

「老馮，林子裡有人！」我邊跑邊喊。

好似才一眨眼之間，我們的馬車周圍已經站了二十來個蒙面黑衣男子。我的心跳加速，不會吧？長老們這麼快就找到我們啦？我這下死定了！

有位高壯的男子走出列，在面巾遮掩下甕聲甕氣地開口道：「我們兄弟開寨十年，幾十口人就靠這路費過日子，壯士既然和我們有緣，就留下所有財物，也算是做個功德。」

啊！原來是遇到山賊了，可是他不是應該說山賊的行話，例如此山為我長、此路為我開、要從此路過、留下買路財嗎？

老馮雙手抱拳，「各位好漢，我馮正剛路經貴寶地，本是應該拿出一些財物與各位分享，無奈這些各位看到的都是屬於我家小姐的，請各位好漢原諒，馮某無權將我家小姐的財物交給各位。」

老馮的話引起一陣譁然，突然那個高壯男子雄厚的聲音壓倒了所有雜音：「你是馮正剛馮將軍？」

一陣鴉雀無聲後，四周的黑衣人全都單膝跪了下來。

老馮嚇了一跳，「各位好漢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馮將軍，我們是您以前的部下啊！」

老馮以前是將軍？我就說他氣宇不凡吧？真沒說錯！可是怎麼會淪落到小妍家當奴才呢？

老馮走近那群拉下蒙面面巾的男子，看清他們的面孔後突然也單膝跪下發出嗚咽的聲音：「兄弟們，我馮正剛對不起各位。」

他們果然是舊識，感謝老天，我們有救了！

～待續～

# 愛

心懷同日月  
肚量洽春風  
慈母祥和臉  
仁人君子容

鄧明雄



撰書



# 夏天

林家斌

夏艷繽紛滿庭園  
天際蜂蝶舞花間  
夏夜蛙鳴不知曉  
天佈繁星拱月前

